

星

■贾可宽

回响绞在一起。

连长指挥火力压制一个日军机巢。“栓柱！右边土包！敲掉那个掷弹筒！”

栓柱滚到一旁，架枪，瞄准，扣动扳机。目标歪倒。

拉栓退壳时，栓柱的余光瞥见连长那边——几个鬼子借着烟雾匍匐逼近，突然跃起突刺！

连长拨开第一把刺刀。

而第二把，狠狠扎进了他的左腹。

(四)

“连长——”栓柱的嘶吼变了调。

连长跟踪一步，迎着刺刀往前一顶——刀身更深深地穿透了他。他左手死死攥住敌人枪管，右手的大刀抡圆劈下——鲜血喷溅，敌人那张惊恐的脸，一分为二。

眼见另外两把刺刀挺到跟前，可连长已无力躲闪。

栓柱眼睛红了，他脑中一片空白，挺着刺刀冲了过去。

格挡，突刺。再格挡，再突刺……一个日军被捅穿了喉咙，另一个被枪托砸碎了面骨。

他冲到连长身边时，连长背靠着炸坏的车轮坐着。腹部的伤口像泉眼，汩汩冒着血，把灰色的军装浸成沉重的黑红。

“连长……”栓柱跪下，手忙脚乱去捂伤口，血却止不住，从指缝里不断涌出。

连长颤抖着抬起手来，抓住了栓柱军装左胸的位置——他手指用力，仿佛要透过布料，握住那颗星。

“好……没丢。咱的……星……”

连长的手猛地一坠。眼睛还望着栓柱，望着身后铅灰色的天空。

(五)

战斗在午后平息。

山谷弥漫着硝烟、血腥和汽油燃烧的臭味。栓柱站在狼藉中，左臂被日军刺刀划开的伤口流着血。

他走向一具日军少尉的尸体。那人仰面躺着，眼睛瞪天，胸口两个枪眼，身上的土黄色呢子大衣，下摆沾泥，还算完整。

栓柱蹲下，手指触到呢料。厚，硬，冰凉，和他从小到大摸过的任何布料都不一样。他抓住衣襟，用力一扯。内衬靠近心口处，浸透一片黑红的血，半凝固。

他沉默地剥下大衣。呢子很沉。那沉甸甸、冰凉又带血腥气的重量，让他想起连长最后按在他胸口的手。

他走上一个土坡。放眼望去，山谷里到处都是同样的土黄色。有些散落尸体上，有些或已穿在灰色军装外面。一片灰蓝中，点缀着无数移动的土黄。

风紧了，呜呜吹过山谷，像无数人在哭，又像在唱嘶哑的歌。

栓柱低下头，将血迹斑斑的大衣抖开，披在肩上。

呢料摩擦着脖子，扎，痒。紧接着，有暖意从肩膀和后背透进来，驱散积攒了一夜的寒冷。

栓柱看见泥泞里躺着一顶斗笠，被子弹打穿两个洞，边缘破了。他捡起

它。雨水从破洞滴下，落在大衣上，晕开一小片湿痕。

他把破烂的斗笠戴回头上，摸摸胸口，星星还在。

(六)

他走向集中停放遗体的坡地。

连长被单独放在一处土台上。旁边，一面缴获的日军中队旗被踩在泥泞里，旗上的旭日被血污浸透。一个老兵正用钢盔里的清水擦拭连长脸上的血污。

栓柱蹲在旁边看。清水擦过连长紧抿的嘴唇，擦过他眼角那道过赤水时留下的疤。脸渐渐干净了，只是连长仍睁着眼，似是不肯安眠。

栓柱伸出手，小心翼翼将连长的眼睛合上。

风吹过，山谷呜咽。

团部命令来了：收集枪支弹药。

栓柱站起身。

他路过一辆炸毁的汽车残骸，看见一支三八式步枪斜倚车门，枪托上有半干的血手印。他捡起它。枪身比老套筒更长、更轻，枪管泛着冷冽的光。他拉动枪栓，检查枪膛，动作流畅。

背起三八式。新枪的牛皮背带结实。他扶着扶头上的破斗笠，走向自己班的弟兄。

还剩4个人，人人带伤，眼睛却还亮着。

“班长……”从哈达铺参军的“山药蛋”小声叫，人裹在过大的大衣里。

栓柱目光扫过每一张脸，点头：“都活着。好！”

“枪，换能用的。子弹，尽量多找。大衣……穿着，暖和，别嫌咯硬。”

他指了指自己头上的破斗笠：“戴好了。让鬼子看清楚，是谁揍得他们屁滚尿流。”

“行动。”

他第一个转身，走向指定的方向。脚踩在泥泞和弹壳上，嘎吱作响。

身后山坡上，那面泥泞里的日军军旗，被一阵山风猛地掀起一角，像只断了翅的鸟，在尘土中无力地扑腾。

更远处，苍灰色的太行山峦沉默绵延，如同亘古的脊梁。

怀揣那颗星星，栓柱没有回头。

(七)

这件从日军身上剥下的、浸着血的土黄色呢子大衣，后来一直跟着栓柱跨过了鸭绿江，最后与一位志愿军烈士一起，永远留在了朝鲜。栓柱带回的只有衣上的一块补丁。

许多年后，当栓柱以另一种身份回到赣南，回到那座风雨桥边。那块血迹斑斑的补丁，连同他珍藏的那枚装着家乡木屑的子弹壳和那枚当红军时的第一枚红星，被一起送进了纪念馆。

此时，栓柱已经白发苍苍。他站在展柜前，目光穿过玻璃，仿佛又感受到了16岁那年离家时的心跳，仿佛又看到了平型关那个血与火的清晨，看到了连长最后按在他胸口的那只带血的手。

有些路，走了，就成了一生。

有些东西，穿久了，就长进了自己的骨头里。

记忆

在南海浩渺无垠的碧波上，西沙群岛宛如散落的翡翠，静卧于蔚蓝之中。

在这片美丽的海域中，最令我动容的植物，是那坚韧不拔的抗风桐。

抗风桐，又名麻枫桐。它的根系如利爪，能穿透坚硬的珊瑚砂岩；它的枝干向上生长，能抵御台风的侵袭。烈日炙烤下，它的叶片翠绿欲滴，为这片荒芜的岛礁带来勃勃生机。

在守岛官兵的眼中，抗风桐不仅是树木，更是与他们并肩作战、同甘共苦的亲密战友。

那是一个夕阳将海面染成金色的傍晚，我跟随守岛官兵巡逻归来。路过一片抗风桐林时，忽然听到一阵悠扬的歌声。那歌声伴随着海风，轻轻拂过我的耳畔：“抗风桐，天边的树，痴情爱恋脚下土地……”循声走去，只见一名列兵坐在树下，正怀抱吉他，深情地对着大海弹唱。

在他身后，是郁郁葱葱的抗风桐。海风轻拂，树叶沙沙作响，仿佛在为他的歌声伴奏。

班长告诉我，这首歌叫《抗风桐》，在西沙，几乎人人都会唱。伴着歌声，我看着抗风桐林和笑着的官兵，突然明白，这首歌唱的分明是这些可爱的官兵。

20世纪80年代的中建岛，还是一片荒凉的“南海戈壁”。老班长回忆说，岛上除了那座孤独的驻勤礁堡，举目望去，只有无边的白沙和嶙峋的礁石。台风一来，飞沙走石，人在屋里都能闻到海腥味。为此，第一代守岛官兵立下誓言：一定要让岛上长出绿色！

他们从故乡背来泥土，湖南、四川、山东……20多个省份的泥土，漂洋过海，被官兵带到这片岛礁。没有船，他们就趁着补给船靠岸，一袋袋扛上岛；没有路，他们就用双脚在礁石上踩出路；没有淡水，他们就用储存的生活用水精心浇灌……官兵用这些珍贵的土攒成苗床，

抗风桐

■梁秋冬

小心翼翼地种下抗风桐的树苗。慢慢地，树苗长高、长大。台风来了，树苗倒了，他们再一次种下……

如今，这些抗风桐宛如一片葱茏的绿色屏障，是岛上亮丽的生态名片。正如歌中所唱：“它的身躯抗击着狂风暴雨，它的叶片遮挡着炎炎炙热。”

年复一年，时光悄然流逝，昔日那片白沙滩，已被绿色温柔覆盖。中建岛、琛航岛、东岛、珊瑚岛……抗风桐林宛如一道道绿色长城，伫立在这片炽热的土地上。

每年，常有老兵回到岛上，只为看一眼当年种下的树。树长高了，长粗了，将他们的青春永远地刻在了圈圈年轮里。有一位退伍多年的老兵，时常念叨起自己亲手栽下的抗风桐，他说：“那是我

在西沙的根。”

夜色渐浓，在南海的浪涛声里，抗风桐下，兵心如歌。



大洋利剑(油画,局部)

郑晓峰作



延河春祭

■刘耀洲

感念

我到延安的时候，是4月。

北方的春天来得晚，延河两岸的柳枝刚吐新绿，风还是凉的。我住在宝塔区的一家旅店，窗户正对着延河，晚上能看到河对岸的灯火。

第二天一早，我去了“四·八”烈士陵园。

陵园在延安城北的李家洼，依山而建，进门是一道长长的台阶，两侧松柏油青。台阶尽头，矗立着一座高大的纪念碑，上面刻着“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碑是1947年胡宗南进犯延安时被炸毁后重建的，但字还是原来的字。

我到的时候，有学校在组织学生献花。献花完毕，老师让孩子们为革命英烈

的墓碑拂去尘埃。墓园静谧，来扫墓的人三三两两，肃穆安静。在纪念碑一侧的树林里，我看见一家四口围在一座烈士墓碑前。

一位老人坐在墓碑旁，一只手撑在身后，一只手放在墓碑上，一句话也没有。年轻的夫妻将水果还有陕北的小米酥和果馅摆放在墓碑前的盘子里，口

那盏灯

■刘世恩

105年前，茫茫长夜中南湖的游船上点亮一盏灯

灯下，聚拢红色的火焰周围重重黑暗，遍地虎豹豺狼拨开迷雾

他们找寻前进方向，聚起无畏力量出发！勇敢地出发——向着未来，向着远方

征途漫漫，惊涛骇浪颠簸、苦斗、奋进有的倒下了

有的动摇了有的迷茫了但那盏灯，始终亮着

掩埋同伴的尸体踏着战友的血迹坚定的革命者愈加奋勇，步履铿锵

苦难征程上多少仁人志士，问路在何方从南湖到天安门

二十八年天翻地覆慨而慷那盏灯点亮天安门，华灯齐放

点亮神州万家，灯火辉煌

精短小说

(一)

雨，是早上才停的。

栓柱趴在乔沟东侧的泥泞里，身子底下的水把灰布军装浸得透透的，像一层冰壳子贴在皮肉上。晋北九月阴冷的风，直往骨头缝里钻，带着烂树叶和湿土的腥气。他缩了缩脖子，耳朵里嗡嗡响——那是昨夜暴雨砸在斗笠上的余音，也是他自己牙关磕碰的细响。

他想起雪山，想起了那只滚下悬崖的草鞋。脚踩进雪里的感觉，也像这样，针扎似的。

不一样。雪山的冷是快刀割肉，这儿的冷，是软刀子剥骨髓。

左边传来压得极低的嗓音：“稳住。”是连长。他半边身子陷在泥水里，盯着下面那条蜿蜒的土路，眼睛亮得骇人。连长伸过手，在栓柱冻僵的手背上用力一按。

这只手，3年前在赣南风雨桥的廊柱边，把16岁的栓柱带进了队伍。也是这手，一个月前在陕西的滂沱大雨里，用刺刀尖替栓柱挑开缝着红五星的线头——那天，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全师含泪摘下军帽上的红星。

“红五星，是烙在心上的。”连长当时眼睛通红，声音从牙缝里挤出来。

栓柱含泪把红五星包进一小块布里，缝进贴身衬衫左胸的口袋。此刻，那布包正硌着他的皮肉，也硌着他的心。

(二)

六天前，中秋节。

连里难得发了边区自产的粗粮月饼，硬得像石头。连长把自己那块月饼掰了一半，塞进栓柱手里。“吃，长个子。”看着栓柱狼吞虎咽，他抬手揉了揉栓柱湿漉漉的头。

“你小子，真长高了。”连长笑了，声音里有沙哑的欣慰，“当兵那会儿，你个小鬼，踮着脚才蹭过一米五的线……”

栓柱嘴里塞满了饼，只能嘿嘿傻笑，心里滚烫滚烫的。

现在，趴在这冰冷的泥泞里，那份滚烫好像被雨水浇透了。头上戴着的帽子，陌生，沉甸甸的。只有胸口那颗藏起来的星星，还硬硬地硌着，提醒他从哪里来。

(三)

低沉的轰鸣从远处滚来，越来越响，混杂着金属摩擦的声音。

是汽车！

栓柱的心猛地提起。

东面老爷庙方向，第一声枪响撕裂潮湿的寂静。

“打！”连长的吼声与枪声同时炸开。

战斗瞬间白热化。子弹泼水般倾泻，手榴弹在沟底炸开团团黄黑烟雾。日军的汽车歪扭着堵塞道路，鬼子跳下车，依托车轮和尸体顽抗。三八式步枪尖利的啸叫，和八路军汉阳造、老套筒的

故园春笋

■陈汉忠

几年，竟长成了一片竹园。

后来，我长大了。那年部队招兵，我走出故乡，竹园和春笋也慢慢淡出记忆。

部队驻守在东海前哨一座偏僻的山头上，长满了马尾松和许多我叫不出名字的树木。一个周日，我和战友背着水壶在山林间转悠，发现距营区不远的山坡上，有一个林场。令我惊讶的是，林场周围，除了几棵高大的杉木外，还有一丛丛茂密的竹林，一株株白色的民居掩映其间。远处群峰叠嶂，近前浪花翻涌，好一幅世外桃源的画卷！彼时正值仲春，竹园里热闹非凡，既有刚刚冒出尖尖角的春笋，也有山民忙碌的身影。这一幕，勾起了我对老家竹园的记忆。

尽管近在咫尺，春笋依然难得在连队餐桌上见到。记得有一次，五班两名司机路经林场，顺手捡了一些被路人踩断的竹笋送到炊事班。这虽然让战士们尝了鲜，事后却遭到指导员严厉批评，不仅照价付了款，还作了检讨。这让

我们更加深刻认识到：群众利益无小事，任何时候都要遵守群众纪律。

20世纪80年代初，我奉命调离山头。别离时，我又专程去了一趟竹林，同几个战友合影留念。往后的日子里，我不仅想念生我养我的家乡故土，也舍不得陪伴了我青春岁月的这座山岭。

再后来，我在南京安了家，特地从老宅的竹园里挖了几支青竹，带了回来。我居住的一处农家小院，紧靠一条与长江连通的小河。因为防汛，河道两岸有一道高出地面一米多的堤坝。我将竹子栽种在堤坝的斜坡上，不仅浇了水，上了肥，还用小木条作了防风加固。冬去春来，河堤上的竹子没有辜负我的期望。它们在异乡的土地上深深扎根，如今已长成一片宽3米、长30余米的竹园，犹如一道绿色屏障，与农家小院相映成趣。

故乡的竹，在遥远的他乡，根深叶茂。而鲜嫩的竹笋，只需一方黄土，便蓬勃向上，生机盎然。情不自禁，我又想起了离去的母亲，想起故乡的竹园。

乡情一缕

春雨绵绵，万物萌发。乡下外婆家的竹园里，静谧了一个冬天的地面变得不安静了，厚厚的竹叶下，发出轻微的声音，一支支嫩笋探着尖尖的脑袋四处张望。妹妹兴奋地说，用不了两天，就有春笋吃了。

春笋鲜嫩可口，清炒、红烧或者煲汤均为佳肴。在当年并不富裕的年代，谁家若有一片竹园，就犹如有一棵“摇钱树”。每年春天，竹园里冒出许多竹笋，主人会有选择地挖走一些，或拿到集市上售卖，或家中待客时自用。

早些年，外婆家没有竹园，而宅沟后有一片邻家的竹园。儿时我常和小伙伴们在竹园里玩耍，留下了许多美好的记忆。后来，农村为多打粮食把竹园挖了。我母亲顺手捡了几条竹根，种在自家屋后沟沿上，没想到第二年就冒出了几支尖尖的竹笋。母亲小心呵护着，没



长征

第6695期